

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 ——唐建平民族管弦乐《后土》浅谈

王甫建

《后土》是作曲家唐建平于1997年为当时由中、日、韩三国民族音乐家所组成的亚洲乐团创作的一首具有创时代意义的民族乐队交响作品，后又改编为中国民族乐队演奏的版本。无论是在创作的当时，还是在民族音乐创作更多元化的今天，这部作品都展现了独到的创作意识和音乐手段，无论从题材、体裁、素材以及创作和演奏手法来看，皆与以往民族乐队作品有着很多不同，形成了宽阔的演奏空间和丰富的欣赏体验。作品首演之后，得到了中、日、韩三国音乐家的由衷赞赏和敬佩，近年来更是广为海内外民族乐队演奏流传，已经

注：作者为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成为许多职业乐队的经典保留曲目，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奏，展现了我国当代民族音乐创作的魅力。

《后土》创作的切入点首先应该是其标题。“后土”是一个极具深度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名词，其内涵似乎不仅仅限于“皇天后土”这类词组所展现的字面上的博大和广阔，更多的是给人以天地人和，以及诸如阴阳两极、四象六合等古代自然观的启示。在这样的标题下创作，初看似乎很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含义，但真的动笔其实很难。不过，作曲家似乎找到了这样的创作切入点，那就是“后土”不仅是指“土地”——华夏民族世代生存繁衍、生命依附的神州大地，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中华民族上古时代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大地，是远古的世界观、自然观。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就找到了音乐表现的内核——中华民族在神圣的大地上从远古走来，高山流水、风雨日月、金石木土……都在可歌可泣之中——创作之门顺利地打开了。

《后土》的第二个创作特点是它的音乐语言。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几乎全部都是基于各种地域风格鲜明的民间音乐素材，甚至许多冠以“黄钟、大吕”之类大名的创作听起来依旧还是民间小调或戏曲行腔。但《后土》的创作显然摈弃了这种肤浅的所谓民族音乐手法，转而去寻找一种抽象但却生动、深邃但却浪漫、古朴但却唯美的音乐语言，并希图用这样独特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标题所体现的那样一种文化内涵。这是一种从古代先哲那儿得到的启示——“大

乐与天地同和”——用密集音型交织表现天地蛮荒的混沌和斗转星移的自然；以近乎原始的纯美歌唱表达人对天地纯朴而又理性的宗教式情感；以跳跃多变的节奏表达出人与天地和谐共舞的图腾式膜拜……音乐在这里从感性的歌唱中透出一种理性的自然思考，超越了一般音乐形式中人过于自我的繁复演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非世俗的音乐语言，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天地人和的自然境界和对大地文明的理解。

《后土》的整体乐曲结构亦是作品重要的创作特点。全曲以四个段落纵横交错的立体式呈现把音乐奇妙地展现给听者，使这部作品形成了一种时空交错、无限延伸的演奏效果，同时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创作特点。第一段以丰富的演奏效果表现了人在大自然中和天地四季万物共生同在的意境，音乐的流动有时是风，有时是雨，有时日月星辰，有时鸟语花香……更多的是要表达一种自然意境。第二段是人对自然的赞美和歌唱，那种原始优雅的旋律充满着图腾式的膜拜，人类原始质朴的情感纯洁宁静，有一种唯美的宗教式情怀。第三段是对大地的奉献，充满着远古祭祀舞蹈野性的节奏和奔放，大段复合节拍的运用使这段音乐充分展现了人对大地母亲的敬仰和真诚。第四段表现的是一种有序的运转，音乐舒展悠远，再现了第一段音乐中的空灵和赞叹，似乎大地之母从面前走过而悠然远去……

《后土》最重要的创作特色之一是其演奏形式。作曲家巧妙运用了乐队演奏与原生态民歌同时交错对位演绎的表演方式，形成了独特

而又奇妙的音乐效果和时空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民歌古老而又纯朴，是大地文化最好的诠释，其音响在空间回荡时会给人以融入自然的感受；而民族乐队丰富的音色和现代音乐语言又会带给人们一种从古到今的人文意识感受，二者同时奏（唱）响时，音乐的表现就会由此而纵横交错并得以无限延伸……同时，作曲家充分运用民族乐器各自独特的音色个性，将乐队配器法则和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这部作品往往在演奏之后会给听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后土”这个古老的词汇也就会因此而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并和音乐标题《后土》一起，长久留驻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而被默诵和思考，同时亦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存繁衍，从远古走来，又向未来走去的深远意境！